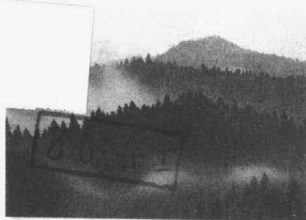




上帝广场

刘元举





十二月文丛

上帝广场

刘元举

泰山出版社

十二月文丛

上帝广场

著者/刘元举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9.625

字数/225 千

版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4—092—0/I·8

定价/15.0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刘元举，1954年12月生于大连普兰店。祖籍山东龙口。已出版《黄河悲歌》、《中国钢琴梦》、《西部生命》等6部作品。其中《黄河悲歌》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征文二等奖；《黑马·白马》获第二届《作家》奖；《中国钢琴梦》获首届东北文学优秀作品奖；《求索黄河源》获《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1996年被评为第四届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鸭绿江》文学月刊社常务副主编。





半个世纪的爱情（长篇）杨志军

精神的白天与夜晚（随笔·小说·译著）韩少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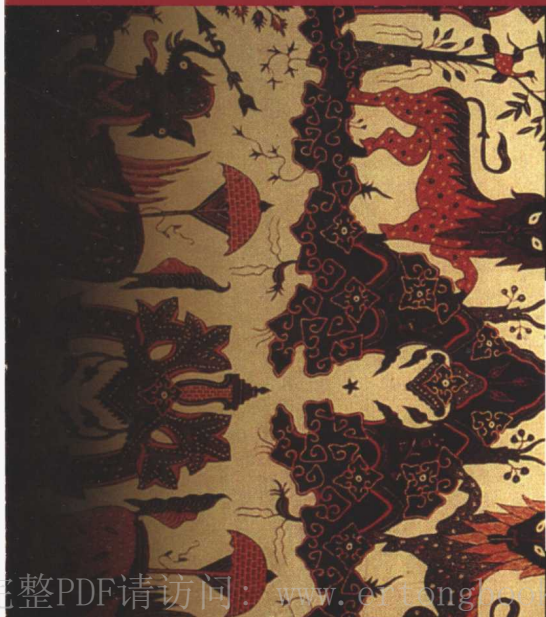
烛光舞会（长篇）叶兆言

弃偶（长篇）梁晓声

石门绝唱（长篇）尤凤伟

脉的影（散文）刘辟因

上帝广场（散文）刘元举



编者的话



现在国内的各种“文丛”和“文库”已经很多了，我们之所以还要推出“十二月文丛”，是因为觉得仍有必要。

该文丛力倡新作，兼顾旧作。

新作是指第一次面世的作品。而今的艺术生产能力好像空前强大，各种体裁的创作品如潮水般涌现。这当然值得庆幸。可是选择的难度增大了。我们将奋力寻索，把有新气有正气有才华的作品直接送到读者面前。

旧作指曾经被收入过其它集子的篇章，主要是部分中短篇幅的作品。而今各种文丛和选本的交错投

影越来越重,作品的重复已成严重问题。但我们对此并不过分忧虑,因为艺术的存留与淘汰最终仍由心灵的需求给予制约,这正是历史的一种过滤方式。读者和编者都在选择。重复是一种强调,选择更是一种考验。我们对此将极为审慎。

该文从突出倚重作品的诗性。

因为比起惯常所说的“思想性”和“探索性”以及其它诸性,“诗性”是至为关键至为要害的一个部分。抽掉了它,其它或不复存在,或七零八落。我们发现,诗也是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伟大的哲学家,最后也总是走进了浓郁的诗情。仅仅用“思想”去表达的“思想”,常常是十分令人生疑的。

该文从对各种体裁一视同仁。

既然诗性被视为艺术的本质,那么采取什么形式去表现也就无关紧要了。诗,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文论,只要体现和洋溢着生命的真挚与饱满,都将是最好的抉择。某种体裁的偏重和流行往往是一种时代的趋势,它既有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又隐含了十分粗暴的一面。这种偏重和流行会造成一个时期思想与艺术的流失,因此在作品的选择上,就要尽力穿越俗见所附加在体裁本身的阻碍。

该文从将努力坚持,续作不断。

我们相信任何事业的功效都在于积累,而积累则需要坚持。应运而生事物都由兴致冲冲开始,以疲惫无趣结束。除却远非心志之力所能移动的阻碍在前,否则就应韧性拓进。艺术诚然是浪漫的事业,但兴之所至随意点染却不会有真实的建树。在寒暑冷暖四季皆劳作不息,恰是“十二月”的含意。

目 录

- 1 巴黎神韵
- 18 外国孩子
- 28 布鲁塞尔小天使
- 34 饮食拾趣
- 42 商店新语
- 52 学会过年

- 56 贝多芬的魅力
- 66 德国女强人
- 72 贵族女画家
- 85 解读茶花女

97	艺术家巴顿
126	人的尊贵
136	上帝广场
154	奢侈的凡尔赛宫
163	奥斯坦德海岸
173	敏感的河流在我的心中颤栗
193	世纪对话
210	命运
232	欧行拾零
280	卢浮宫——大青楼
292	后记

巴黎神韵



带着圣徒般的虔诚，我彳亍在巴黎的街头。如梦似幻，宁静的街衢不见一人。整个巴黎沉睡着，像一个庞大幽深的宫殿式展馆。当时是凌晨五时。五时的巴黎带有梦的粘稠，把我的影子斜着贴在了苍灰的街面上。这个时间相当于我们北京时间的中午十二点。十二点的中国城市，阳光一定过于热烈，再美好的城市只要阳光太烈了，就没有了含蓄。我一向喜欢含蓄的城市，一如我喜欢含蓄的女人。

我完全像个梦游者，不知道该往哪去，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在一种迷惘状态中漫游巴黎。我在中国的城市旅行时缺少方位感，极易走失，何况置身于异国他乡，哪还弄得清东南西北哟！但是，我那时候并未想能否走失这个问题，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心里一个劲地问着自己：真的吗？是真的吗？这就是巴

黎？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走在了巴黎街头？

我素来喜欢独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一个人闯荡过黄河源，也深入过柴达木。但是，一个人行走在巴黎的街头这还是我不曾想过的，因此，我不断地被一种新鲜感刺激着。

不是我要创造什么奇迹或者故意要玩点与众不同的小花样，而是我躺在床上实在难受得不行。昨天才从北京飞往比利时，而到了布鲁塞尔机场就被一辆面包车接到了巴黎。从布鲁塞尔到巴黎行程三小时，到巴黎安排好住处已是很晚了。我的时差无法适应，看书写日记，仍然无法打发时光。瞅着被街灯衬亮衬美的窗帘，瞅着那形状怪异的金属阳台护栏，神经就愈发兴奋，索性爬起来一把撩开窗帘，外面小街幽幽然然，充满迷人味道。

巴黎之所以被称作世界花都，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它那如花的容颜，而且因为它是一座有着丰富历史丰富情感的城市。说来也怪，我走在黎明的巴黎完全没有恐惧感或陌生感。反倒有着一一种说不清的亲切感，就像我曾经来过这里似的。是因为柔软的夜色弥合了东西方城市之间的差异，抑或巴黎在我的梦中出现的次数太多？

米歇尔大街的住宅

我漫步在一条叫作米歇尔的大街上。其实这是一条很窄的小街，加上两侧密密实实停靠的一长溜小轿车，就显得更窄了。我倒觉得把它称作小街还比较贴切。这条街上没有高楼大厦，所有的住宅都是那种别墅式的两层小楼。楼与楼之间的距离适中，每一栋住宅都有一个小小院落。这些院落看上去很是平常，但走到近处细看却相当讲究。过去对巴黎城市建筑的了解仅限于那些大建筑、古建筑、名建筑，没想到这种极普通的民宅也会

如此富有韵味。

这些民宅一眼看去就像摆放好的彩色积木,白色的典雅,橙色的热烈,米黄色的轻盈灵秀,淡灰色的宁静而安详。这些色彩与造型的搭配使这条平平常常的街道变得生动起来。尤其在晨曦的清幽与宁静中,这条小街有着独特的魅力。我在接近一栋又一栋小楼时,我觉得它们远比积木精美,有点像珠宝匣子,不仅有着光泽感还有种玲珑剔透之美。你无法想象这些小别墅是砌筑的工艺,它应该也只能是雕刻的艺术,而且用料相当讲究。那阳台,那天窗,那护栏,还有那门窗的细部棱角与玻璃组成的图案,十分耐读。这绝对需要匠心的。这使我不禁想到中国的绢帛刺绣和竹编的精工细做来。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窝,或者职工宿舍什么的,这是件工艺品,是件体现作者追求、传递主人情感的个性化的装饰品。这种装饰品被我冠之以个性化的字样,绝非我故弄玄虚。

我是在逐一地进行了比较之后,方意识到这些住宅没有一处与另外一处是相似的。甚至连摹仿的痕迹也很难看到。即便有的造型比较接近,或者颜色相似,但在细部处理上却见出不同来。比如门厅雨搭的形状不一样,墙体线条凸凹也构成鲜明的区别。就像同样穿着一件面料色泽相同的裙裾,但是,在衣领和袖口衣兜等部位处理上总要有个区别。这件有衣兜,那一件就没有衣兜,如果两件都有兜,那么兜的位置、大小也总要有个变化。让我惊羨的是这种看似随随便便的变化却极有匠心极其合理,怎么看都觉得舒服。

最值得一提的是阳台和院落。阳台在我们中国人的住宅中,其意义似乎仅限于使用价值。千篇一律的半截灰墙,为了扩充室内面积,封起来作厨房用,这就更没有装饰效果可言了。即便是那种花园式的别墅阳台,也仅仅是为了摆放花盆,做得低矮一些,再间隔着加上几根短短的金属立柱,与一根横着的管状扶

手相联而已。这种阳台较之别的阳台固然轻盈了许多,但仍然显得憨,显得粗糙。就是那些带星级的宾馆,其阳台造型也单调乏味缺乏想像力。我们只吸收了西方建筑一些大的轮廓和线条,却没有感悟那种细部的精髓。就像我们也穿西装,而且面料和质地也是高档的,但是,领带却不讲究。阳台之于建筑犹如领带之于西装。这条街上的阳台或大或小,形态各异,却无不用于装饰。那上面直接栽花,一大团鲜花与绿叶云团般翻腾出来,使得深秋的巴黎街头更加耐人寻味。有的阳台虽然没有这般浓郁的鲜花,但造型本身就像一束花。特别是那种用金属制作的阳台,图案有着高雅的宫廷味道。如果这栋小房子没有这种装饰性的阳台,效果会怎么样呢?那一定要失却一些灵性。阳台的灵性带来了建筑的艺术。建筑的艺术就是装配的艺术,或者说是搭配的艺术,而阳台对于这些民宅的搭配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房子的眼睛。

再说院落。所有的院门都相当低矮,或木栏或铁栏,绝对不是用于防盗,也是一种装饰,因而,它仍然是体现了住宅的美学意义。有的院墙不是用护栏,而是厚实的灌木丛修剪成墙体。两侧的门垛一般是方型的,粉刷得相当洁白。门垛上边座着一个灯台式花盆,里边栽着花。院子里到处都有花的点缀,建筑物的墙面不定在哪个位置上就冒出一束花,就像是从笃实的墙体里长出来的。这种外墙的装饰甚至比我们屋里的客厅装饰还要用心。如果说这是一处花房,恐怕无人不信。小院并不宽敞,一般的只有三米进深,全都铺着浓绿的草坪。草坪中间是石砌的小路,有意味的是这种小路修成弧形的。大多院子都有树木,有冷杉也有毛榉,还有竹子,最有趣的是种植芦苇。亭亭而立的灰白色苇穗在绿色掩映中冒出来,大有清扫天空的味道。这种小院给我留下了相当独特的回味。

我叙述的这种东西再美,也只是属于其中一个院落,别处没

有仿制,走遍整条街也找不见相同的院落。法国人活得很自我很自信,当然也很有滋味。他们没有那种从众心理。在欣赏他们的住宅时不能不让我想到那种高雅的皮包或者高贵的服饰,在制作时,为了体现其价值,某种样式的仅生产一件,绝不大批生产。皮包可以生产很多,但样子不能求同。这与我们在某个年代时髦黄书包,某个时代机关人员清一色的公安包,某个时代的有钱人一律用那种带号码的小皮箱是完全相悖的。

巴黎是辉煌的:辉煌的大街——香榭丽舍;辉煌的古今建筑——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埃菲尔铁塔、蓬皮杜文化中心、德方斯建筑群体;辉煌的宫殿——卢浮宫、凡尔赛宫、枫丹白露;辉煌的广场辉煌的街衢辉煌的河流就连巴黎女孩的头发都是辉煌的。在这么多的辉煌中,一条普普通通的居民街巷如此令我破费笔墨岂不少见多怪?我承认我的孤陋寡闻,但是,在我走进巴黎时,这条普通的街巷的确给了我许多感慨。它们默默地向我诉说了巴黎人今天的生活。他们浪漫而丰富,他们认真而随意,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绝没有一丝一毫的糊弄。尽管我还没有走进这一栋栋沉睡的民宅,还没有与宅子的主人交谈。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熟悉了他们的生活情调。伟大的建筑家威特鲁威在许多年前就为建筑下了这样的定义:建筑是组织人们的生活。巴黎人能有这样精致的住房,那么他们的生活该是多么耐人回味啊!

需要说明的是,这条街上居住的都是工薪阶层,主要是工人,没有一户是达官显贵。

阿兰德咖啡馆

从米歇尔大街走出来,我就试图寻找一个咖啡馆坐坐。从我接触到法兰西文学开始我就感觉到咖啡馆与文学的亲密关

系。法国的浪漫文人大多有着浪漫的写作习惯,他们常常喜欢到某个咖啡馆里写作。写作是一项孤独的职业,需要的是宁静,而咖啡馆则是人们谈天说地之处,如何静得下心来写作呢?伟人毛泽东年轻时常常到闹市读书,是为了磨练革命意志,而法国的大作家到咖啡馆写作也是出于磨练意志的需要吗?抑或是一种炫耀,一种哗众取宠?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二战后燃料奇缺,贫穷的作家没钱买燃料点燃自家的壁炉,只有到温暖的咖啡馆去占领靠近火炉的座位。据说萨特就在那个岁月里天天到咖啡馆写作,一直写到附近教堂响起晚祷的钟声方动身回家。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作家到咖啡馆写作就不那么儒雅了。

无论作家到咖啡馆写作是否儒雅,巴黎咖啡馆在我的想象中却是一处具有文化和艺术品位的高雅场所。来到巴黎,哪能不进咖啡馆坐坐?

我对巴黎过于热情了,起来得太早,大街小巷阒无人迹。倒是不断地传来狗吠使我的热情不至于落寞(巴黎的狗叫起来并不斯文)。巴黎人没有起早的习惯,走到一处小公园,一丛小树林,没有见到晨练的人。每一条街上都有小店,在我看来这些小店铺实际上就是咖啡馆。这些小店铺临街的那一面全都是玻璃装饰,昨夜乘车时看到里面灯火通明,店主人大多是女人,金发艳装在柜橱前忙来忙去的样子,很令人遐想非非。店里边总能见到一条狗,这种狗身材高大魁梧,闭店时,女主人在打扫卫生,那条大狗就守在门口,俨然一副誓死保卫的架势。这是巴黎的一个生动的街景,可是凌晨却无缘看到这种景观。

直到六点多,第一班公共汽车驶来时,我才感觉到巴黎苏醒了。巴黎的电车干净得像个亮堂堂的大玻璃盒子,里边坐的人极少,他们穿的鞋都看得清清楚楚。很羡慕巴黎人每天能坐上这种电车。我在电车驶过的街上走,感受到了城市丝丝缕

缕的暖意。我经过了波比尼区政府的办公大楼,穿过一个为孩子们提供玩耍的小花园,向西踱去,来到了一条说不出名字的小广场。巴黎的广场或者资深的街道,最让我着迷的就是那种石板铺陈的路面。每一块石板牙齿状咬合着岁月的缝隙,可那缝隙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在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最能体现其文化底蕴的除了古建筑之外,那就是古老的石板路面。踏上这样的路面,你的脚步是不能不深沉一些的。在我穿行这个小广场时,崇高感就油然而生了。对于任何一个游人而言,巴黎无疑是一座充满幻想的城市,对于这样一座城市的认知我觉得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G·勒诺特尔说得再好不过了,他说:“每走出一步便会遇到一批人的灵魂,这些人在历史上曾使巴黎声震环宇。”小广场随着我的步履深如湖水,我泡在里面渴望着与法兰西历史上的那些我所崇敬的伟大灵魂交流。可惜天色渐渐亮起来,深沉的湖水流淌光了,瞬间四周便失却神秘感。

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容易地就走进法国的历史,自然也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就与一批有影响的灵魂相遇。继续往前走时,来到一条更加幽静的小街。在这里,有一间咖啡馆刚刚揭开门板。

一切都是陌生的。房间、店主人、吧台、语言,还有文字。尽管我一直在寻找咖啡馆,但突然走进来了,一种仓促感不禁使我惶惶然而不知所措。这一瞬间我才意识到我还一点关于咖啡馆的规矩都不知道。好在店主人迎了过来。这是个小伙子。细高的身材,眼睛像所有外国人一样深深凹陷进去。但是,凭感觉他不是纯正的高卢人。他说的话是法国的,我一句也听不懂。好在我意识到了他在问我要点什么。我打量着柜橱里那琳琅满目的洋酒,法国白兰地、威士忌什么的,我想了想,告诉他我要咖啡。他重复了一句:“咖啡?”我点点头。于是,他为我沏了一小杯热咖啡。

我在靠窗的一张小方桌前坐了下来,心绪平稳多了。天刚

亮,屋子里的光线还是幽黯的。这种光线很适应我的感觉。我像进入了一个神圣的仪式中。我将一个小盘中的方糖放入杯中,用一个小匙轻轻地、均匀地搅动着。我尽量斯文一点,我以为店主人一直在看着我,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注意我。从我一踏上欧罗巴这块土地,我就开始举止斯文了。尤其在喝咖啡时,我有点像模仿,模仿外国影片中那种十分有派的绅士们的举止。或许是感觉起作用,咖啡的味道与国内喝的就是不同。我不是在喝而是在品。我品着巴黎的文化,也品着巴黎咖啡馆的味道。可惜这个小咖啡馆四壁没有那种巴洛克式的装饰风味,也没有一丝神秘的宫廷氛围,就连历史感与文化感也难寻觅。这是间极普通的咖啡馆,普通得没有多少特色。一共摆放了四张小桌,简简单单。但是,我仍然兴味无穷地品着咖啡,将目光投向窗外。

小街的对面是一处很历史也很文化的别墅,那扇窗户很耐人寻味。它弥散出浓郁的欧式风格,弧形的上端有着奇妙的装饰,这让我联想到国内出版的世界名著扉页上印有的窗户,还有那种国外影片的片头推出的窗扇。于是,我浸入一种迷醉的感觉中。这时候可以随意去想这片国土上常在咖啡馆出入的伟大人物。我想到了伏尔泰和卢梭,也想到了纪德和乔治·桑还有福楼拜、萨特他们。其实,法兰西随便一个大作家都曾经像我这么坐在咖啡馆里,当然也还有大音乐家大画家们,比如罗西尼、威尔第;比如米勒、雷诺阿,他们也会像我这么眺望窗外吗?他们眼中的景观也是这样的建筑物吗?我在努力寻找大师们的感觉,倾听那渺远的哲人的声音,可是,我的面前一片空乏。

终于,我意识到了这些镶嵌在法国历史中的闪烁人物距我太遥远了。他们不会走进这样一间屋子。他们对于咖啡馆就像对于艺术一样充满挑剔,他们时常出入的咖啡馆是极有选择的。在法国最有名的咖啡馆是“波克夫”咖啡馆。它的历史应追溯到